

欧 阳

打开窗户，意欲将烟草散发出来的一屋子烟霾放出去，冷空气却像被风扇驱迫一样扑面而来，贴着我的脸，滑过颈项，直抵胸膛。

激灵一下？没有了。我只是深吸一口气，任由冰冷的空气穿过嗅觉损坏的鼻孔，一路收缩着毛细血管，在抵达燥热的肺叶后，融进血液，把皮囊神经体验过的寒凉送入大脑，再次刻写上记忆之墙。

然后，依旧漠然，或者还木讷地面对视域中反射回来的暗影，让无序的建筑和附着在建筑上的零落灯光淡出我的想象……应该有个3点多了。有多少个不眠之夜已经记不清了，我习惯不再去看冒充时间的刻盘和数字，由着时间静静地飘过碎片一样的一个个暗夜。

很早以前，我就有睡眠可能把我忘记了的念想。

年轻时身体强健，不太把睡觉当事，遇到两天无眠再大睡十几个小时的日子，家父会说我“噁索哩哩”，是诺苏话，意思是起来就不睡觉、一睡便无度的神人。到了大学，还有过不睡觉和睡不着之间的冲突，因为灯火管制后在走廊上看书，滋扰到失眠的同学，结果两人真把对方的身体当鼓皮，用拳头雷得山响，吵醒了半层楼的瞌睡虫。

现在想来，工作之后熬夜也是常事，读书、打麻将、电玩……毫无节制的日子持续有年，有孩子以后还是恶习难改。

再往后，运行了50年的机器终于出现老化征兆，核心零部件一开始运转不顺畅，肌体日益频繁地给出疲劳的提醒，老花眼也失控，夜半阅读时间不长文字就会快速模糊、缩小，变成看不清的蝌蚪画。好在可以听书，然而这样的日子也不能持续太久，很快脑袋瓜子也变得迟钝起来，总跟不上主人心智发出的指令，使听书也陷入茫然状态。

接下来睡眠少就成了常态。有一次，在儿子熬夜等候足球赛的时段，爷俩探讨了一回关于睡眠时间的问题，他说达·芬奇每天也只睡三两个小时，睡得少应该没啥问题，所以，“你心脏缺氧，又感觉累，睡不着的时候就躺着休息，应该还可以。”不过，“还是要注意身体啊，尽量别去想那么多事儿。”虽然像无情的学术探讨，但儿子还是有些担忧我的健康状况。

我当然不会像达·芬奇那样，经年没日没夜的胡思乱想。不知道不把自己当人，或者不把外面的事儿当事儿，这样的心胸会不会远离抑郁大使。

倘若做不到如此，就干脆躺着听音乐。设定个时间，听慵懒舒缓的旋律，要入睡了，次日便精神饱满一天，要时间到了还知道自己已在干嘛，就离开床，翻翻书，然后再听书，像海德格尔、叔本华、维特根斯坦写的那种，本身就不知所云然后翻译还有问题的书，再加上是机器阅读，听着听着兴许人一糊涂就睡着了。

经过这些程序要还没有睡意，就再次起身，出门去晃悠。春天，拿着手电岗守一守夜半花开，夏天，在天光大亮中漫步公园林中小道，安静而懒散地等候日出。

到了秋天，在北风亲自莅临之前的下弦月之晨，立足树下，仰起头沐浴穿过树叶的月光，偶尔也会举目和月亮相互凝视，又或是低头巡视铺洒在地上的柔光——为什么西方印象会是蓝色月亮，而脚下土地上的人们却在分享银色的月光……

哦，现在是冬天，屋外有一道寒冷的墙，而且，就算是穿墙走到大街上，也寻不见假装陪伴漫步的人，而呻吟的寒风正接着枯枝没完没了的摇晃。于是，只能将躯体留在狭小的空间里，和我一起郁闷地消磨疲劳的时光。

也许失眠不是痛苦的，但失眠必定是疲惫的。这谁说的？冬日的夜里我算是体会到了。好像是赫尔博斯这个家伙。他说：

我徒劳地想要走神，离开这躯体也离开一面挥霍与窥视着它的永不休止的镜子的无眠我还徒劳地等待睡梦之前的崩溃与征兆……

我也是“知道别人熟睡的时候，自己不该独醒”，知道不该对抗自然法则，但对不能成眠毫无助益，只能懵懂地熬到天明。转过身去，看镜子里面的人，想知道他是不是比我更劳累，镜中人的眼睛却投射出我内心深处的困惑：睡不着觉应该是大人物才配得上的吧？像我这样庸常的人，怎么也会？没明白。

一阵风从窗外冲了进来，翻开了我放在桌子上的书，是梵高写给他弟弟的信，书页里他正对提奥说，有好多种黑色。难眠的夜晚也是有各种各样的吧？

再次上炕，以爵士相伴，“In The Wee Small Hours Of The Morning”，不像“当铺”那么炫技，平缓、安详，带着静谧，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萨克斯送过来的音韵……

然后就过了6点，天空下还是黑茫茫的一片，冬日的夜好长，好长……

## 清远首届国际诗歌笔会举行

本报讯 为期4天的“清远首届国际诗歌笔会”于12月16日结束。此次笔会由广东省清远市清远诗社主办，来自韩国、西班牙、马来西亚、阿根廷等国家的诗人与中国的著名诗人、学者和清远本地诗友一起共论“绿色的城，绿色的诗”。

中国作家协会诗歌委员会主任叶延滨，中国报纸副刊研究会会长、中国诗歌学会驻会副会长曾凡华，广东省作家协会专职副主席范英妍，诗人、诗论家王光明、朱先树等近百人参加了本次笔会。笔会就“绿色的城，绿色的诗”这一主题进行了研讨，并开展了采风活动。

这次笔会，搭建了一个平台、促进了诗歌的交流，促进了诗歌创作的繁华与健康发展。与会者围绕生态文明建设，围绕清远生态文化，就生态与生命、生态与城市、生态与发展等多重关系进行探讨。在新时代、新征程中，通过诗歌研究、诗歌朗诵以及实地了解和感受，大家交流出真谛，碰撞出火花，迸发出灵感，为自己的家园扩充绿色的生机、绿色的希望。

通过探讨与创作后，清远诗社将收集采风的诗歌佳作等编辑出版《四海诗萃》。据了解，清远诗社于1988年成立，现有社员200多名，年龄跨度从14岁延续至101岁，以市区诗友为主。诗社坚持新诗与古诗并重，继承与发展结合，在诗歌创作的道路上取得了新的突破和收获，在《人民日报》《诗刊》《人民文学》等名报名刊上发表数以千计的作品，获省以上作品奖数百件，清远诗社今年出版了清远诗歌丛书共6本，出版了《而立年华 清远建社30周年社员作品选》和《诗城飞花》诗歌合集。此外，还选编了从古到今的《著名诗人写清远》。（曾新友）

# 四十年，打工诗歌对话打工生活

周 倩

四十年的文学洗礼

“一早起床，两腿齐飞，三洋打工，四海为家，五点下班，六步晕眩，七滴眼泪，八把鼻涕，九（久）做下去，十（实）会死亡。”这首上世纪80年代中期被写在深圳市蛇口区三洋厂的厕所的墙壁上的涂鸦，被后来的打工文学研究者认为是打工诗歌最早的孕育。此后，一种表达打工者心灵呐喊的打工诗歌就开始传开了。

“我那时候一天打三份工，白天在一个工厂当仓管，还给老板端菜洗碗。每天6点钟左右，我就洗衣服，拖地。等回到出租屋，每天除了累还是累。我那时很茫然，常常看不到明天在哪里？但就是因为这些打工生活，对于我后面的写作有很大的影响。都说创作来源于现实生活，高于生活，这句话说得很对。我那时候买不起电脑，偶有闲暇或法定假日，我就坐在烟雾弥漫混合着各种气味的网吧。那是2000年初期，上网是1.5/小时。我的第一篇长篇小说25万字，就是以楼村作为背景，用了五年的时间，在网吧里面一点点敲出来的。”12月初，在广东省作协举办的《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中国“打工诗歌”》研讨会现场，打工20余年的张喆说起自己一路从杂工走上企业文员的打工生涯，表示，诗歌是她坚持和成长的动力。

40年来，打工诗歌由最初的默默无闻到逐渐被主流诗歌创作群体所接纳，打工诗人中走出的一些名家，更是获得了世界性的影响力。他们的写作是根植于生活中的。

深圳市文联副主席杨海宏对深圳的打工诗歌做了一个简单的梳理：

1992年，深圳宝安石岩镇的打工诗人郭海鸿创办了《加班报》：“我们刚刚结束给老板的加班，现在我们开始为自己的命运加班。”《诗歌报》对《加班报》创刊号全文刊发。1999年，谢湘南写了大批反映打工生活的作品，其中令人印象深刻的有《星期天，在邮电所集合》，写打工者挣钱养家的心情，真切感人。而他对于打工妹的独特表述：“打工妹像甘蔗一样，遍地生长，她们咀嚼自己，品尝一点甜味，然后将自己随意，吐在路边。”此被誉为经典表述。其结集出版的《零点的搬运工》，被评论家杨匡满称为“最好的打工文学”。此后，随着《打工世界》《打工诗人》等书刊以及郑小琼、许强、李明亮等打工诗人的出现，打工诗歌从只在工友之间默默传阅逐渐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到了2008年，深圳举办了

1990—2000年打工诗歌代表作

打 墙  
 □许 强

打墙的民工，打墙是他的工作  
 他整天擂着大锤：砸，砸啊，砸……  
 咚，咚咚，咚咚咚……

打墙的民工不明白，这几百万的一幢房子  
 修好连人都没有住过，为何要  
 拆掉、砸掉。  
 住在桥洞中他，一生也想不明白。

他心痛，每一次扬起的大锤  
 都：咚，砸在他的心中  
 咚咚，一张张的人民币，被砸得尖叫  
 砸得支离破碎，砸得血肉横飞。

这个和自己怄气的男人  
 把自己的泪水砸得，四处飞溅  
 他手上的老茧，像戴着一双厚厚的  
 手套 有着生活质地坚韧的铜墙铁壁

打墙的民工，一次又一次把大锤扬得更高  
 砸，砸，砸……  
 使劲地砸，狠命地砸  
 他在和自己：怄气  
 他每砸一下，大地就抖一下  
 一下，两下，三下，四下……  
 今天他有使不完的力气  
 今天他感了一肚子怒火  
 今天他像一头只懂发人千般的犍牛

白万伟

晨练健行，要路过一处早市。寒暑易节，时令变换，早市总会迎着朝阳，渐次开张，准时轻声唤醒熟睡的小城，徐徐拉开市井生活一天的喧嚣。而我，驻足流连其间，已成为习惯；漫不经心之间却又似在叩问内心，提醒自己在往来熙攘的全世中不致迷途。

早市，醒得早，却也井然。各家摊主，互不言语，悄然在自家地盘拉开阵势，绝不越界；或是一眨眼工夫，开阔的便民市场已是摊点密布，人流涌动，一派繁忙。

炸油条的大哥，从凌晨早起辛苦和好的满满一盆面中，揪出一块，甩于案板，胳膊在空中划出一道动人的弧线。揉条、抹油、下刀、抻面、入锅，动作麻利流畅，足见功力。柔软的条面在滚烫的沸油中瞬间沉浮，眨眼间从软到硬，由雪白至金黄；大嫂在锅旁挥着长筷，挑按翻炸，片刻出锅；一根根码于筐内，香味弥漫，分外诱人。

长条桌、小圆凳，已摆好。静坐一隅，要两根油

编者按

这也许是文学界的一个传奇：一些低学历的写作者，一些工人、农民或者农民工，一边为着生计打着一份或几份工，一边自由地从事着精神层面的创造，留下了宝贵的文本，见证着一个时代的伟大，也生动地记录了这个伟大时代的几亿人整体的疼痛与成长。

据统计，已有150多位专家学者、博士、教授、海外学者、国外汉学家等，以打工诗歌作为切入点，了解中国人口流动带来的社会巨变（文学嬗变），撰写评论、论文，有的社会学者、评论家甚至亲身体验，对打工生活有着深切感受之后，深刻理解了这个曾经被表述为失语的群体，并寄予深深热爱。

首届全国农民工诗歌大赛，头奖两万元，30个深圳市户口，吸引了许多打工诗人参与。

深圳只是打工诗歌发展的一个阵地，在东莞、江浙、北京乃至西北地区，都有打工诗歌写作者。他们是一个数量庞大的群体，隐藏在几亿的打工群体中，诗歌水平良莠不齐，有的语言过于散文化和粗糙，他们的作品体现为对打工生活的疼痛经验以及复杂的城市化和机器化带给他们的体验和想象。

有诗歌评论家认为，中国的新诗走过了上世纪80年代的黄金岁月之后，逐渐步入萧条和沉寂，而打工诗歌恰是对千千万万活跃在城市的打工者的艺术素描。鲜活、粗粝、尖锐、疼痛、浓烈的在场感是打工诗歌的语言特色。也正因为此，打工诗歌让新诗直面现实、关注当下。

四十年的生活写照

这些流水线上的工人，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



开始大量涌入城市，带着想摆脱贫困的愿望和对都市生活的向往，也带着自己的人生理想，开始了在城市的漂泊与劳作。他们促进了中国社会城市化建设的进程，但城市却并不轻易认可他们。由此，一些文学爱好者开始用文学形式来表现自己的生命体验。他们的生活大多是“疼的”，所以作品普遍会有许多“痛”点。

“有多少爱，有多少疼，有多少枚铁钉/把我钉在机台，图纸，钉单/早晨的露水，中午的血液/需要一枚铁钉，把加班，职业病/把打工者的日子，钉在楼群——《钉》。”正是这些痛楚和苦难的群体记忆，以郑小琼为代表的打工诗人

生活  
 □郑小琼

你们不知道，我的姓名隐进了一张工卡里  
 我的双手成为流水线的一部分，身体签给了合同，头发正由黑变白，剩下喧哗，奔波加班，薪水……我透过寂静的白炽灯光看见疲倦的影子投影在机台上，它慢慢地移动转身，弓下来，沉默如一块铸铁啊，哑语的铁，挂满了异乡人的失望与忧伤  
 这些在时间中生锈的铁，在现实中战栗的铁——我不知道该如何保护一种无声的生活  
 这丧失姓名与性别的生活，这合同包养的生活在哪里，该怎样开始，八人宿舍铁架床上的月光照亮的，是乡愁，机器轰鸣声里，悄悄眉来眼去的爱情或工资单上停靠着青春，这尘世间的浮躁如何安慰一颗孱弱的灵魂，如果月光来自于四川那么青春被回忆点亮，却熄灭在一周七天的流水线间剩下的，这些图纹，铁，金属制品，我还白色的合格单，红色的次品，在白炽灯下，我还忍耐的孤独与疼痛，在奔波中，它热烈而漫长……

你们不知道，我的姓名隐进了一张工卡里  
 我的双手成为流水线的一部分，身体签给了合同，头发正由黑变白，剩下喧哗，奔波加班，薪水……我透过寂静的白炽灯光看见疲倦的影子投影在机台上，它慢慢地移动转身，弓下来，沉默如一块铸铁啊，哑语的铁，挂满了异乡人的失望与忧伤  
 这些在时间中生锈的铁，在现实中战栗的铁——我不知道该如何保护一种无声的生活  
 这丧失姓名与性别的生活，这合同包养的生活在哪里，该怎样开始，八人宿舍铁架床上的月光照亮的，是乡愁，机器轰鸣声里，悄悄眉来眼去的爱情或工资单上停靠着青春，这尘世间的浮躁如何安慰一颗孱弱的灵魂，如果月光来自于四川那么青春被回忆点亮，却熄灭在一周七天的流水线间剩下的，这些图纹，铁，金属制品，我还白色的合格单，红色的次品，在白炽灯下，我还忍耐的孤独与疼痛，在奔波中，它热烈而漫长……

早市即景

的摊主小哥，坐于一旁，静候第一位顾客与这些美丽的水果相遇。

远在乡下劳作的大爷大妈，也挎着篮，挑着担、背着袋、推着车，风尘仆仆来赶早市。那一篮菜菔，是翻山越岭从沟里采摘的，又紫又甜；那一担柿子，是用大缸泡、柴草烧的传统方法沏制的，又甜又脆；那一袋芋芋，是刚从地里刨的，还带着新鲜的泥土，腌泡菜正合适；那一车红薯，是在地窖里存放一冬取出来的，蒸煮油炸，绝对甜糯可口。应季的香椿、榆钱、杏李、南瓜、豆谷，纯手工制作的柳条筐筐、实木砧板、虎头童鞋、农家煎饼，带着浓郁的乡土气息扑面而来，走出农村，客居城里的游子们纷纷聚拢来，寻找那份久违的乡愁。

早市，需早起，不由对那些早早起床的摊主与顾客深感敬佩。曾文正公说：“做人从早做起。”早起，



注我们，国家在关心我们，否则，为何杂志上都有我们的真实生活写照？看了类似小说，许多人看到了希望。”

作家周崇贤认为，改革开放启动了中国工业文明、城市化的春天，打工者从农村进入城市，参与这个春天盛大的播种，在春种夏耕秋收的劳碌中喊几声累，骂几句脏话，其实就像是在喊劳动号子。一边喊累一边骂娘一边干活，四十年过去了，金灿灿的稻谷满山遍野，香飘华夏——腰酸背痛

今天，社会在不断进步，劳动者的待遇在不断改善，所谓的血汗工厂也慢慢变成了智能工厂，打工诗歌的写作也从过去的直白描述转而有了理性的思辨。“写出打工这个词很艰难/说出来流着泪在村庄的时候/我把它当着可以让生命再次腾飞的阶梯 但我抵达/我把它 读着陷阱 当着伤残的食指/高烧的感冒药 或者苦咖啡/两年来 我将这个词横着，竖着，倒着/都没有找到曾经的味道 落下一滴泪”郑小琼的这首《打工，一个沧桑的词》不再将目光胶着于自身的悲欢哀乐，而是拥有了更为开阔的视野，更具包容度的温情。

有诗歌评论家认为，打工文学作品的出现，不仅丰富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史，还起到了社会进步的推动作用，也为建设和谐社会起到了重要作用。

四十年来，喊来了美好生活

或许你不曾留意，在田间地头、在工厂车间，成千上万置身于底层、边缘的“草根”，在种地、放牛、喂猪、挖煤、运砖、喷漆、卖菜之余，以诗为渠道诉说、释放自己的心灵。打工诗歌是劳动的诗歌，它来自生产第一线，跟工人的生活特别贴近，它不仅是一个文学的标本，也是社会某一方面的重要标本。

有人对2008年、2011年的打工诗歌做过统计，发现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是故乡、眼泪、疼痛、畏惧和爱，这个结果实际上指认了一个事实，打工诗歌有别于大量纸上、网上谈兵的，以书本与知识为资源或无病呻吟的作品。因为它来自生活，真实质朴的情感表达方式，更容易打动人。

打工诗人像深山开掘的工匠，用沉甸甸的笔留存一代人的精神史。时代在进步，社会在发展，打工诗歌如何才能走得更远？诗歌评论家王家新认为，打工诗人在书写一些血泪经验和某些惨痛经历之后要学会“感伤的克服”，避免滥情和煽情，不把苦难当做廉价的资本，要培养成熟的心志。改革开放40年，中国制造、中国智造已经崛起，中国创造正在走向世界。打工诗人们也要自觉地适应新环境，深入内心的另一个层面，去发现和书写未来。

2000—2010年打工诗歌代表作

出租屋  
 □吴开展

房子很小，几乎容不下一个灵魂  
 在里面大喝一声  
 每天把自己情人一般约见  
 做自己的王，书是美人  
 笔指江山，内心皓月长空  
 镜子里那个佯装强大的男人  
 脸上不易察觉的阴影，是内心真正的死角  
 以至于从不敢熄灯，我知道  
 生活的泪珠与真相都在暗处挣扎  
 会生成病根。也常在亮堂堂的灯光下自我藉慰  
 掏空肉身，这些静默的毁灭  
 并不使我懊丧和感到羞耻  
 我习惯把自己一再抱紧，抱成一根针  
 一罐蜜，一辆轰鸣的火车，抱成高山  
 抱成一个亲爱的人儿，只是不知  
 一个人要住多少出租屋才能找回家  
 一只鹰要穿过多少逆流才能安息在高原上



这开门第一件事做到了，便是开了好头。俞平伯先生也曾有诗：“被窝暖暖的，人儿远远的……”特别是在寒冷冬季，能撇开暖暖的被窝早起的人，需要的是毅力、决心和坚持，也一定能走得远远。每天赶早市的人们，虽不一定皆会功成名就，甚至长期生活在底层，但都是怀揣“小目标”，奔着殷实自足的生活来来回去，去生活、忙生活、拼生活，向着美好迈开早起第一步。

穿越早市，健行逐路，但脚步分明轻快了一些，心情倏地释然了许多，断定这一天都是快活的。

早市，需早起，不由对那些早早起床的摊主与顾客深感敬佩。曾文正公说：“做人从早做起。”早起，



赵春青 画